敬鄉録

卷九

元　吴師道　撰

陳亮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

樂於驚世駭俗哉葢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於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強敵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仇而再世則不問北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祖宗櫛沐之所建置而僅守於偏隅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廟社稷者非臣今區區之所能誦説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子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馳驅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者是非

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智而四十之
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
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
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
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勞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
宗所才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震動
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
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
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金人之不足畏
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昔人以為不可都
而錢鏐據之以杭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
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有則重湖沮洳而松江
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
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
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金人
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國家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

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見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焉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横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方之表而不使

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將固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適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雖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

類耳自晉之永和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而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知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所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

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其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金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金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令盡哉陛下何不翻然使徵求之無厭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

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一時之雄曾不能終其世而金人之興至今不過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兄弟之禍其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絶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守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元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者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千金敵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

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豈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有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從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眞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子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皇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異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

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才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金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也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知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具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金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金人略於奉慰而陛下獨不形諸怒而不亦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

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竭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斷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以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兵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以天下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格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知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變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兵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戎戍

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于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能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高士傳序

三代尚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藹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難(艱)矣

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瑟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予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異故曰窮亦樂通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徇于外豈必後世之知我哉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且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者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王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為之者異矣今其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予歷觀諸史見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林者史不得不盡載也總而為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汝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時何嘗不為流涕哉嗟乎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為臣而洗君之恥父仇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烏知安心生猶愧耳况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白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

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間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義起成敗之不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殞首而不顧余以武庚者為古之忠臣孝子也世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之未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者翟義王陵毋邱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必責俯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膽憤發視其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孰權其力趨起扶之

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諸宜大書以示勸
乃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遂傳之叛臣語曰蓋
棺論定是果可信乎昔者貫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
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顧豈以王易吾親哉
然則數子之心壯矣乃其寃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
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興頹俗此聖人勸懲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數政出令不拂民欲
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
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
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
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勝怠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
自守雖諄復諭之囂乎其不肯順從也周卒不敢以刑
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忘故惟導商之
舊政以服其心故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之時稚者
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者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

從之者皆長生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伯夷叔齊孔子以義而詩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之於書而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者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勿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由商而降惟東漢之君敦節尚廉退而商之遺風故其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心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褫則其功效豈小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其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上以仁政伯國以謀戰

國以力必亂之不全所從來畢矣由漢起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興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焉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貴也雖然權智可貴矣行之以譎用事辨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經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葢五常之用惟智為難仁義禮智遇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

氓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而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可長聲迹烜灼史筆中絶難有奇謀至計湮鬱弗耀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則次論列惟意之從通曰謀臣傳其奇可資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為無取云耳

辨士傳序

古者兵興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恨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曲盡人情者莫如特達乎詩而使則道足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拏之辨不貴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

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辱趣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於儀秦當是時也相師成風其習已膠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辨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興酈陸侯通輩皆以辨聞然嗜利無恥不聞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此古之膚使誠為有

間至其辨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烏可廢哉由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辨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迹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録其可探（採）者為辨士傳又為敘古今之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攷焉

英豪録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金再渝盟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嘗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踵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乎事勞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蔡謨有害創業之事茍非上聖必由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惑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西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寧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飢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吾勦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

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難則匠石之刈鼻也蓋其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媢之者謂之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賈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踰時而千里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誠於好矣生者之惠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好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盍亦思所以用之凡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止次張牽其臂迫與

其飲次張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無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乃其踞矣歌詠諧縱謔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願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十發而帖中者六七次張心顧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瓦礫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吁嘻長嘆不能自禁後遂不復見豈畏亂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息紹興初韓世忠拒敵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敵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信已而金師咸退世忠力請留戰金人使謂曰聞南朝決水以灌

我營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
心者類如此次張喜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
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
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
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傍徨江上莫知所適
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徑往說飛移軍羨州給之
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蘊蓄甚富
在府中屢以策干丞相不用後所獻朝多亦閒當丞相

意丞相喜欲官之後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
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
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
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此等狂生我固
告之曰吾儕平生談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
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
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士
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

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傑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難難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大而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氏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篡集其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

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者李若水孫溥劉韐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禀張叔夜何㮚劉現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務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郤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男若豫韓葛進石頭其十一曰羣盜若李

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
十二門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
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者及
之昔司馬子長周遊四方纂輯舊聞而為史記一百三
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予何人豈能
使人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
缺遺云耳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嚴宣和庚子冬
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詣杜氏門大言
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
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
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懽大以俟既
浴取鏡抹朱粉其衫衣盡飾俄登几而坐縻帛于梁為
國其下庭不容冠抽之籠其首入整髮復冠乃死其家
遑遽號嗷賊聞亦驚捨去於乎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

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從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予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予既傳其事以示予友應仲實實因謂予言宣和辛丑官分軍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植其刃于旁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伸頸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汙焉後有諗之曰若猶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每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德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鞏豐字仲至號栗齋上世自鄆州須城縣渡江即所寓土斷為婺之武義人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次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又授浙

東避本路改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久
之提轄左藏庫奉祠卒公嘗從朱子問學聲實著甚
諸公間而陞沈冗詞以終時論嗟惜葉水心誌墓三
致意焉尤工於詩多至三千餘首今東平集二十七
卷又有耳目志若干卷

炊熟日有愴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一澆墳上土
望江心折刺桐開

敬鄉録卷九

敬鄉録

卷十

元 吴師道 撰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調官主吉之永新簿遷徽州錢事參軍未赴纂恢復二十策欲以進於朝與諸公議不合而歸未幾卒龍川陳先生謂邑士之稱雄者四人喻叔奇何茂恭陳德先喻季直是也龍川未顯時茂恭可其才以其兄恢茂宏之女妻

之故其集中屢致此意嘗評其人山峙玉立地負海涵目空四海獨能舉意一世豪傑其奇壯精致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云

孝子顔氏碑銘

永嘉林侯元仲宰義烏下車未遑他事訪顔孝子之墓曰邑曲孝子名長史宜致敬焉即束帶趨駕出邑之東四里展拜墓下禮容甚肅見二塚纍然蔽叢棘中狐兔交迹樵木不禁侯愀然易色曰何以厎民孝哉越明年政成將去又部刺史列其治狀上於朝侯於是證圖牒盡反民所侵塋地繚以崇墉石北其址甓覆其上嚴扃鑰以限薪樵畜豯時松檟數十百株表顔孝子墓細大字於道周過者必式之庀工於乾道丙戌秋七月旦閱月而就乃二千里走書禾川諗予曰子枌榆也為我碑其上庶俾後人明吾心無替封殖則顔氏墟墓未有託且以善百里俗予觀漢承秦風俗大壞之後未易遽還於古自嬴政狃祖昭以子屢廢其母家習於見聞不為

異卒身受其報死巡幸胡亥兄弟起相屠至於鮑魚雜腐齒載轀輬遺臭億齡劉季固英主忍分美語后失母道不哀其子逮太宗時號為黎民純厚訊賈生言則德色借鉏誶語取帚其遺風故在也孝子以匹夫有至性獨不移於習俗親葬自負其土感烏銜泥來助吻為之傷因名縣曰烏傷其後或曰烏孝或曰義烏皆必本於孝子故邑昕他縣曾無一姦民譸亂萑蒲繫孝子立其閒也且自古王富貴人邱壠雖錮南山徹九原亡不破者而孝子阡由漢迄今數千百年巋然獨存佳今君又從而旌護之則聞其夙昔孰不知勸哉侯忠孝人也御太夫人官吾邑其政嚴而不殘盡心色養患不能博一笑也既帥之以身又屬之以孝子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予既為記其實且係之辭曰

由漢迄今千餘春錮銅斮添知幾坟陵谷變遷不可尋顏氏有子巋然存孝肉順骨世所導馬鬛蓬顆幾何分烏兮無知猶能馴肯有襟裾忘其親因以名縣淑吾民

為之長者教益孰一木抔土或見侵曾禽不如何足人

跋黃槐卿題太平樓樂府

一時之詘億載之信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得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武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氏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之使告往往牀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湛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犬彘不得食餘

矣則拙信之長短何如哉予友黃槐卿有膽畧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以擇忠肉義骨之際獨不為威惕成長短句以摩其須其仇因挾為可貨以控之且二十年矣會秦檜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之宗姻舊遊皆幸其餘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仇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阨苟未至於死追後其名日甚矣予則未敢以為然夫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章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徒

逮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仇固得其迹
屢（欲）而發而不發仇今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言不患其
不白也南湖何恪茂恭父跋

西園記

道烏傷而西多平疇沃野亡名谿山嬴十五里少南有
湖隄孔道曰南湖四山牆五一水蜿蜒貫之清流掩映
山秀拔可喜可舟可園可屋而居凡瀕湖而居者舉何
氏也余居之西林樾靜深源泉隨之而委其地視他山
頗夷而多土宜果蔬匏繞以藩垣紫荊截水為限曰西
園入門巨竹聳其巔修楊沿其堤短花細草夾徑行可
百步有堂曰林堂枕岡西湖峻嶺對峙如列屏障而亂
峯疊巘又出其背倒影湖中翠光浮動淺則荷芰菰茨
離披而去望之不盡深則白波際天微風過之怒濤奔
放驚鱗潑刺助為奇壯水鳥族居飛鳴上下雲烟開歛
時雨晦明四時朝暮變態不齊而所過皆可樂尤於雪
月為宜其東有亭（曰）西湖陰以湖水出其南也西曰橫爽

以南嶺橫其前也其去堂階五六十步堂後有二堂左
所見惟竹曰竹屋右香草被其砌曰蘭坡從二堂階礙
而登有屋四楹為燕寢之地曰復齋齋之西壁盡伐檽
檻依山升降而畦之藝以杞菊上有老松幾百株皆合
抱杉楠楓楮錯植其間無異也蒼藤碧蘿結樹杪石出
林中嵌空奇恠由石罅環行媻姍而上僅七十丈至絕
頂因其峻培而亭之曰招隱園以巖花花自地而升猶
不及於欄楯江梅數十株耀白於青林中天寒木脫心

舒目曠所見甚遠徑東三十步有曰杉亭椽楹皆杉木
而不斲徑二十步有柏亭悉柏為之其郁烈不歇二亭
皆可下瞰蒼波渺茫漁舟上下鷗鷺去來於喬木脩篁
之外亘亭之北山益深竹樹陰翳餘草不植亘溪皆薝
蔔約行百餘步有堂屹然聚書數千卷曰讀書堂前鑿
地以引山溜有魚數十尾行池可環池皆取草木之宜
陰者樹之幽邃閴寂人迹所不及惟青樹莽蔓之所見
松聲鳥語之所聞也梢東木奴百樹亭於其中曰景陸

少折而上有亭巋然在叢薄翳徐之間級而登之遐矚旁睇遥岑隱見膚寸數百里黄〔雲〕葛仙之峯俱在望焉餘青並牆逶迤而去別有別圃曰壺中穴墉以出其下絶八十丈奇海棠翼其之柯葉蒙絡如行龕洞崕於其坳曰野堂堂後益樹以海棠數十百株花時明艷綺縟繡錯有泉側出石岸泓澄盈庭咫猶循塗墮湖中潨然有聲前一欄盡植芍藥欄下雜化花卉每種〔益〕不過三本識其名物而已湖岸多木芙蓉山水至是盈平遠堂外地數十畝其平如掌梅杏梨柰橘柚各植以類而塢列之支徑旁午絡以諸花其西有坡壠崛起數丈其高又二十尺為臺而屋其上前有兩峰屹立曰兩峰亭瓦圓中之勝可一目而盡也降亭趨松徑出湖上絶湖抵南山循湖而堤遥見隔岸榭等參差出沒於松竹之末堤上有二亭西曰清華以其含水木之滋也東曰浸山以其從西園而望山與水平若出於水中也水激岸斷畧彴過之有巨石出水際可坐而釣遵南轉山腹而北至其麓

有枯梅二離立積莽中下有兩㭉石如卧虎又數步將
石坎昌陽封其限塄水洌而甘冬夏不枯並梅臨水結
茆三間雲氣出入牖牕白雲窠蔽其前楹有木之前枝
以見水鳥皆視其背風起木末萬數皆和猿聲鶴唳以
助悽惋自是南則翳塞不峭絕不可通也余觀林泉之樂
非仕者所能有雖有不能久也有且久其隱者乎然余
非隱者也未能無意於當世之事使果不可以有為則
亦終於隱而已而造物者以是畀我厚矣今日讀書堂
中間有得處足以自娛倦則掉舟散策徜徉於兩峰之
間一泉一石一草一木皆為吾真有也客至具果蔬於
山取魚鱉於湖去者不留留者徑醉亦何必仕哉且今
之仕者皆入而不能出往往以官為家而視其官家為
傳舍一日矣去官則遑遑無所之而患失之心重若余之
迂豈能必合於世哉故於其出者自為太平計苟得是
以老則將益疏治其園池而賦之姑摭其凡而輒為之
記

永新縣修學記

永新故有學占縣治之左歲月多槐桴蠹撓將壓丸腐墍落成夷甃闕象貌黙昧學徒散逸閱三歲令孰視逡巡揆不可撐又重改營逮濮陽馬侯淙未一日祗謁廟下顧瞻喟然嘆曰飾學宮教秀民此下車政也我碌碌為簿書錢穀倥偬故未遑今終更纔四月使果不及新斯宮而去吾則不無負於邑人邑人達而賢者聞而諗其鄉大姓曰是故吾結髮所游者且導吾後人焉苟學

遂廢不嗣以墜教基不惟令君之責亦吾屬之羞於是可動以義者二十人因爭出力剽木陶瓦鑿石輦土既具乃以乾道丙戌夏六月庀工一撤而新之凡為屋五十楹重門夾廡而殿次講堂直廬列肆舍兩翼庖湢庫庾各以序為繪望精嚴服器整飭不侈不陋各中法程秋八月上下釋奠於新宮以落其成百里之士聿來觀禮禮成以長少堂堂上下簿南湖何恪揖而進曰諸君知今日學之易於昔歟其亦知所自幸也歟自周之衰

塾庠序學之遺人自為學雖兩漢盛際亦不過建學於
首善之地至郡邑之有學則係長吏之良唐常定三等
生員數而教養之法卒不立借不幸出僻絶貪陋之鄉
雖有聰明樸茂之資未易以學也非若今日里令申薄
海内外俱立學宮以幸多士雖今荒郡遠縣畢置教官
諭長塲增弟子員室廬既稟圖吏資用一物以上悉給
之官就學者如歸今佐守貳咸主學事又以部刺史提
舉之諸君學於此時豈不為易且幸耶然自五六十載

以來士之守所聞而施於用者顧不知昔人若何耶殆
又病在乎學之過易也大抵學之難則識之也堅而其
行也亦不苟學之易則識之也不固逮行已忘之矣故
今之學者類如學之科舉而已科舉外則無所用學學
諸君可知學之幸而無忽於學之易稍能用意於科舉
之外以事其難則一二父兄之不愛費以樂從佳令君
之敦明昭代學之至意與今抗顔之言及諸君所自處
者為幾僉曰唯唯願托先生之文以記不獲辭其記後

日戊寅也

仰山廟記

江西之俗機鬼病却醫藥不御惟巫史禳禬是信不愛費死且勿悟故一草木之妖一狝梟之祥往往尸而祝之既久祈不驗始覺其非不足以驚動禍福人輒斥不祝所過頹祠僵像無一堠地無之至若廟教巋然而能奔走數百里之地事在若不及是必其神有大功德於此土受其報祀為無怍也仰山二王按圖牒肇於晋永

嘉中降於宜春仰山之下袁人即其所祠之遠近因以地號其神應唐五季廟食不絕逮我宋受命悉主百神遇國有大慶必封錫今爵為八字王廟殿額孚惠境有水旱螟螣疾疫兵火禱之輙應故民戴神賜承永無窮已自大江以西家有其像飲食必祭昔韓退之行焉道自信諱怪石不語其守袁也嘗以不雨禱於祠下有祈報二文見集中則神之威靈並孚於世尚矣濮陽馬侯淙來宰永新順民之願致民之敬度地於邑東之十

里右角山之陰巒阜拱揖環繞若為翼衛形勢靈傑且為神之所降依因鑿為址立屋四十楹以揭虔妥靈寢殿言言門廡翼翼其像貌祠器成中法程經始於隆興申某月甲子落成於某月甲子於是父老合辭以請於邑簿南湖何恪願託文以記余既為記其始卒且依楚辭作迎神以遺之俾歌以祀神而併刻諸名記在乾道丙戌夏六月望其辭曰

神之廬兮獺潭之湄神之靈兮無不之禾中委兮山中峙專樓神兮山之趾壽宮窣兀兮靈旂旖旎兮泯要神兮下隨神去來兮風馬竄堵田兮莫石閣之下視泯虔兮戾止奚瞻彼兮釋此驅癘疫兮時雨暘投鉤鍛兮耕桑侑洞簫兮莫清酤亘千禩兮福茲土

訥齋記

多言近躁訥近禁嘿概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飢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於寧納(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為不遠於吾道未甚

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耳雖然喋喋捷給如嗇人刺(利)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之不世(泄)祕戲訥亦何足多哉否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劇談默而好深沈之思若揚子雲者為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番陽胡侯猶能接前輩能自強於古人事嗜學喜持論殆不能休以其緒餘施於官者良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

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為人忌宦遊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於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令(今)人則一切諱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且富貴矣余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耽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韋蓋知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

於脂韋哉則公之矯於言者似難膠於訥矣余因為通訥之説以遺之使歸而鐫諸石以記為實乾道丙戌四月十二日侯名璪字元質程公諱瑀字采伯余何恪茂恭父也

隱齋記

張侯湛九江名家子也其風流藴籍餘前人典型余來官禾川逮寮侯伯者猶四閲月以余之迂所至寡與侯獨厚我甚余亦樂為侯傾惜其遽終更去也臨分侯語余曰吾世家德化有先人之敝廬在凡士大夫由蜀漢來者舟銜軸車連軫日過吾門吾懶與事接脩然一室閉門却掃頽自適也今歸即偃仰其下矣嘗榜曰隱齋子盍為我記之余笑曰才諝如侯宜頡頏以取世資隱非所以名齋也侯亦顧予囅然曰吾固非敢必隱然亦吾志爾子無詰我必記焉乃已余遂不敢詰不能辭因坐以議其將諸稱隱者非必去朝市裂衣冠棄巖棲穴處山衣霍食猿狖之與居麋豕之與遊然後為隱凡能移

世族日所馳騖以為不足留意于一物以自休足以為隱名如晉人或隱于卜或隱于賈或隱于屠釣俱不害其為隱雖吏亦可以隱稱也然士多膠于出處進退之際躁者不知隱隱者又固而不通微軒冕桎梏則泉石膏肓已故酷遺綿上之草木者未免于懟痛想華亭之唳鶴者蓋傷於于見脫要必垂老起商山定漢家父子紛圓如園綺報韓仇竟亟記辟穀以引去如留侯則幾于通矣使果以是隱庸何傷且侯以盛年一出為吏遽能獲于上官而同列不忌德于細民而巨室無怨望挾此以遊于世無患不合患諸公要人爭欲出我門下侯于此嘗知有所擇無一于進則不墜侯之門户矣于名齋亦一助也侯領且曰得此以記吾齋足矣余因書以授之

祭竈齋記

簿之秩下丞令而列尉上其權則遠出尉下自簿書程督勾核外于縣事一不得以可否且檄傳于部郡刺史

僕僕道途無寧日故所至令丞尉治多茸而簿或寓于
老佛氏之屋就有之亦昇阨老腐不治亦其勢然也永
新為吉之邑支在大江之極西介于湖湘嶺嶠之間去
今行幾都二千里府七百里郡且二百里以僻絶氣習
固陋甚不特官室廬為然矧簿又冷官其治之卑阨老
腐抑固其勢也以予之迂且介既力不足以與世之名
智能據津要者遂則耽華屋之念不存踴壯四上而卒
就下科以進流落于此日與林蠻洞蜒處殆又其勢所
宜得也然予去其家千有七百里襆被就于廩單特孑立
至所託之廬復蠹撓將壓幾無以禦其寒暑風雨予固
不欲厲民以自便而新之然亦非敢視之蘧廬因即廳
事之西偏汎治一室柱傾易腐級圮覆漏去壁而窗使
之虛明縱橫纔丈餘書數千百卷圍之長物一不置以
為退食之地休吏即偃仰嘯歌其下遇其意到理得則
恬然忘其為羈旅牢愁寧復知天壤間有所謂土堅木
木好高明之觀者哉榜之祭竈用漢孫寶事也寶之學

不能純病在好激以詭利為此事偶與吾說合大抵君子之仕無崇卑必有以也卿相而不以行道所不屑抱關擊柝而以貧未病也然居其職則不可以不安不安而進則躁退則懟留則苟躁懟苟三者類非君子所由也余因鐫諸石以自警云

宜齋記

子何手榜所居之齋曰宜有客睇而詰曰宜謂何將櫺楹明曠宜展卷乎庭宇邃密宜遠囂乎可瑟可奕宜適意乎有圖有刻宜寓目乎楮枕隱几眠坐適時宜寄傲而養恬乎僕笑而應曰凡子之所謂宜者豈僕之所宜哉僕每痛伯仲間兩盡其所宜今昔所難且以舜為兄固宜矣而有象之弟以旦為弟固宜矣而有鮮之兄雖聖賢猶不免于不幸矧中下乎故若兩龔之節二陸之文元仲之名德與夫共被易財推財爭死之事雖簡牘浩茫汗牛充棟所載可屈指數而布粟不容豆萁相煎之謂無世無之可謂難矣吾家二兄弟雖節未龔文未

陸名德未陳所幸父母俱存義方時導日對古人黃卷中而尚友之吾兄所以待僕者既友愛矣而僕亦不敢不恭此得孟軻氏三樂之一若今閭巷言同氣者方其孩提嬉笑看核分咀不見斯須忿或感啼真若骨肉自然莫可間一旦愛奪長古猜忌不相能雖親在堂而鼎異飪橐私儲所爭纔錐刀手足為仇敵至有限閾不踰連甍不過縱斧相痛且不顧遇急難往往束手旁觀甚者陰擠而竊幸嗚呼此固禽獸之不如者也吾兄弟不移于習俗如前教子致美之懿非曰等之竊有意焉因取詩人宜兄弟之義名齋以自樂客默然良久曰斯名固宜矣子之兄弟其踐之無徒言無徒言客去因援筆而誌諸壁時紹興己巳冬至日也

送余端明存（家）（序）

世（俗）儒類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大率能吏若辦事而多流于苛刻儒者以遲鈍（頓）不失于惠慈然能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故吾儒守道不堅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

良之治蔑如也昔班孟堅序東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
匈奴致中國之凋弊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
三人皆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
時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視漢羣儒則似醇矣若弘寬
輩時名為儒耳且猶知此則知今之去儒而吏者殆不
名弘寬若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于今日之州縣亦
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其忘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
亦千百而一二也番陽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為吉水邑

鉅事夥吏賄俗擴雅號不易治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
者以臨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于鉤鉅之
外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因以集似有古之為邑
者氣象雖比更一二守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專勵
強壯蜂起而公屹然不動如山惟知守吾學而已彼上
官故所不悦之而亦自知之因劾章共薦于朝得倅長
沙既受代士民皆重其去而為嗟咨涕洟相與祠於學
宮以永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于其去之日去而人

共之猶恨其不早則其故不問可知矣去而人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為政亦不問可知矣若吾宗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嘗見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大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篇僉以僕與公加厚且使序其梗概云

送喻叔奇丞鄱陽序

士嘆知己之難遇微難乎知己之遇也難遇足以知己者耳至寶橫棄道則不必待卞和遇而後收之雖牧豎之愚見必驚其光彩之異且知欲取攘玩矣若過而不顧者非狂則盲也然世豈盡狂與盲者耶特以忌心之不去焉耳每世怪世之翹翹然以自樹立者多見毀於異己夫其所以毀之者豈真不知而毀之哉惟知其最賢于己忌心一萌勢不得不出于毀也彼忌我異己而毀我不相為謀然又有實不悅己而謬為恭敬有實厚我近之則顧以汙己此皆所謂不足以知己者夫既不足以知己則吾詎可輕受其知哉宜其于世愈落落而

難合也鄒山俞公名世人也學志于古而仕必欲行其學由是學益成名益遠而任益困然公安之而不恤也得丞鄱陽待三年之次而始上視羣蜚刺天則公為迴翔甚矣然守乃侍御王公于今號為有道之士士皆樂其知而侍御之所亟稱詩者甚嚴而公非可以偽得而私予也乃獨與公深相知人徒知公于侍御為同舍生又為同年進士故相知矣初不知公之所以受知于侍御者正不在同舍同年也蓋侍御之仝舍仝年豈惟為公

而已哉然相知特深于他同舍同年者則必自有以相知也夫丞之職最冷而秩介于令簿尉之間上下偪于簿與尉然昔為之者以無甚吏責也今則又有常平泉布之責也以公處之則為非其地僕與公有婣雅相好方僕僕從江外數千里乘而公遽東去然不敢為兒女感者誠樂公是行遇足以知己者耳吾君苟不先一州而後天下則侍御不久留鄱陽侍御歸則公亦歸矣僕雖不識侍御然以公之知我侍御亦當知我見侍御幸

為我一出此序

永新縣主簿題名記

永新非壯邑簿非熱官即縣官可知居者之于世何如也治故有甚數楹陋甚又無石識居者名氏已去則不復訪其為誰予既因其陋而粗加葺焉使粗可居且甓諸壁以題居者名氏題葢始于予俾繼予者嗣書不絶凡府寺之碑題名第書其名秩姓字到罷之日月而已若其人之賢否政之嶶（媺）惡類不書矧簿職簿書外無可書故今吏部選必以初解褐人者未欲驟責之以吏道所難姑簿假之禄使習于為吏爾然既去吏數千百年之遠邑人睹其名氏有猶思之者有罵之而不置者則所謂人之賢否政之嶶（媺）惡終不可泯也簿又仕之濫觴尤不可忽乾道丙戌臘月旦南湖何恪記

陳炳字德先乾道二年進士嘗守道不仕龍川稱其人學一世不足以當其意其文清深勁麗要不可少云

宗忠簡公畫像贊

諸葛孔明平生勳業僅與吳魏鼎峙而君子每以伊呂俎豆之然亦疑獻者多矣余嘗語人曰偏師一出而三郡響應留屯渭上則軍民安堵此其胸中凜三代規模矣忠簡宗公名在國史事在天下當靖康建炎間厮隸孩童能道其出處公吾里人也其故居去予家無百步世或知其大者而其為人之詳則予實親得之父兄公久連蹇場屋初似無意功名四十餘年始以進士末科在選調為州縣小官將二十年晚倅登州黃冠師以俠犯禁同官相愕然為好語謝遣之公曰何至是獨攝取杖其背訴之朝謫監鎮江酒久之金渝盟得知磁州磁正遭困攻危甚守城具百無一有公大開門以計譎之金宵遁後守留鑰京師以忠義激憤將士兩河豪傑投誠聽命主以一押字得兵二十萬皆願效死力麾下自州縣脫謫籍二年遂為當世社稷大臣公狀貌樸奇瞳子黑白瞭然鬚髯疏而勁磔磔蝟立常語子弟曰人誰不

死等死耳有補于國吾榮多矣其忠壯蓋大惟每出兵
必屈指計勝期喜誦左氏春秋少嘗盡以左氏事綴粘
壁間以便朝夕觀覽為文章直寫其肺腑無飾辭其亡
也兩河復危矣予每評公直孔明伯仲不獨其心相似
迹亦偶類雖然孔明何如人哉其于兵部嘗出公畫像
示予慕不能舍去誰不知敬公像獨于余心有感也為
之贊曰
平生孔明稱慕莫及像見忠簡懦夫有立横流砥柱萬
里長城欲奮空拳以植危傾猛將歛手氣指目使誰知
此公亦常布士

巢湖神母廟記

巢湖或曰焦湖幅員三百里北流底於合肥東薄居巢
南滙大江以入于海而西控濡須其支溢于泌為三百
六十有奇濤波晝夜無時蓋其底鏡平無窪凹以阨威
故微風亦搏擊縱臾平地數丈烟氛相蒙漫不見畔岸
柁篙無所施巧檝夫類拱手惟所之然四面皆可以帆

無定所真若默有主宰稍䵍䵩不虞往往濟登纔咫尺
復帆其舟浩淊直入無入故往來一委其可否于神而
神毋實尸之神魏皇初間隱于巫湖故巢邑其陷也或
血于石龜之口神既豫告于人不之信擇地之特高者
走焉地陷而神獨免故人神之于湖之濱予聞之土人
或水激清阡陌階梵歷歷可數所謂特高之地即今之
姥山岌然湖心居民數十家皆龍氏他姓莫得居焉神
亦龍氏也嘗歸其故家歸則香風芬馥相屬齒有獨山

焉兩山出沒虛無間皆無草木崖根翌裂舟多碎于其
下環湖廟不可指計而莫盛于中廟巨石鑿空刷水而
堤殿庭煥儼礎柱突兀赫然金碧危出雲霄其西口廟
新落成而東口則近阨于原燎多寶寺之下亦廟焉磴
危趾高負抱林幽子得橄督網維堧烏合貫舟潄腐不
堅網蔽虧姦偷不時病于阿幾八月既望兮泊東岸江
淮機鬼禍福啜紛縟日翼雲大風不休懼不克濟私禱
于神主程有期訖定無虞願碑其事以答神貺既得吉

雞鳴解舟帆檣蔽天霽光澄明煙瑞雲俛莫辨東西清
颸披拂烏散後先忽舍復離間無人聲移卯達申隱見
橫青犯險徑前若驥著鞭傾刻岸吏卒歡呼相銜舳艫
解纜十河曾不掩旬萬斛登救大振軍聲畢事告還復
道祠下居人左右勞訊相欣予曰神益靈矣敢謝稽首
退問祝者送迎神未嘗有詩實為闕文既與碑文詩以
遺之神今廟額靈惠始封累八字云

舟之來兮風高蕩泊潏兮帆招燎薰在堂兮潔滑牲牢
望神儼然兮斂衽願速濟我兮不崇朝舟之去兮風微
波渺瀰兮迅于飛帆拂兮茫無涯眼眩膽栗兮將安之
我有願兮惟神焉依秋深兮木落葭葦蕭騷兮清日薄
神兮今焉在吞吐月星兮獨處廓神甚仁兮寧以為禍
愚有弗虞兮幸貰過天地一葉兮相繼神無波濤兮駭
我

望黄山詞

望黄山兮峩峩見接天以蔥青紛羣峯兮怪奇眩百變

兮幽明朱沙湯兮山椒下白龍兮甚靈襲深潭兮百尺
夜有光兮晶熒山中泉兮娛嬉坐蛇虺兮隱形歲徂夏
兮不雨農失望兮圞驚禾稼鬱兮滿野垂槁死兮無城
訴哀恫兮神祠牲豆陳兮芬馨巫誇詡兮後先龍跧處
兮皇寧合歸雲兮九霄麾雷公兮震霆前豐隆兮戒路
叱雨師兮建瓴子揭來兮江東元礱竅兮儲餅井邑荒
兮窮谷門雨版兮常扃汎襏襫兮良勤幾視日兮占星
粟星斗兮莫飽將塡壑兮鰥煢宮吾卑兮何求職水旱
兮憂矜顧時以雲兮又以雨黃之田兮世世可耕

泛秋浦辭

九華北兮瀨東石畏硊兮屈盤誰此遊兮萬頃初禹鑿
兮何年窈其深兮莫測微波湧矣淪漣民連甍兮渚居
矗百雉兮造天外涵青青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羌予
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邅埃迷目兮眵昏僕馬瘦兮躓
顛若有人兮扁舟破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驚
我兮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

靚深悲風度兮秋濤生汝遊兮嵌岩駭鷗鳧兮爭翺與
汝望兮茫冥冥若有無兮飛煙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
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有安期兮偓佺紫貝闕兮珠宮
笑紛車兮塵寰沆瀣飲兮芝飡盍輕舉兮蛻蟬嗟吾生
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炯炯兮猶在願託履兮人間
青老兮欲丹露溥溥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
江之南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嘗任鄱陽丞
紹興府倅擢國子監主簿工部郎中出知處州號香
山為監簿上忠義傳起戰國王蠋終五代孫晟上下
一年〔千〕一百年所取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
學授之將帥孝宗嘉之淳熙八年也有文集若干卷
龍川稱其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弟良弼
季直之文蔚茂馳騁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亹
亹而無厭也叔奇敏識強記嘗考試一士人賦當選
而用荷秦字誤從竹點之其人伺出院遮道中詰公

公形貌短小爲立几上誦其所作一字不遺曰子賦
雖工如格不合何其人愧謝去此事聞諸前輩云

三月二十四日再朝永祐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裡幾聲泥滑滑
河邊十里草青青人家艾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
漸近昭陵佳氣集五雲松柏喜重經

次韻范伯廉機宜見寄
夫君自是頴囊錐何事翻爲滄海遺造化小兒聊戲劇
山林大藥豈無資得閒因病還應樂信手揮毫却有詩
休歎銀盃成羽化會須拔劍撥年衰

詔檄舟行出五門
畫舫珠簾出曉闉便飛風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
身在煙霏霧靄間驚浪拂晴輸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
偶因王事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春水
慶湖春水夜來生曉起雷聲逗雨聲去馬來牛心莫辨

鸕鷀鸂鶒眼俱明飄零花片有底意搖曳柳絲如許輕
旬月煙村半風雨榆錢好為買春晴

五舅處士惠訪小園作詩為謝

五舅名道氣相過如杞苗意行隨綠徑情話竟清宵送
酒花飛急撩人鳥語嬌不堪分手處風雨晚蕭蕭

九日偕成均全官北山登高

輕霞朝日雨微茫沙路鬖鬖千里強照水有情楓葉赤
倚岩無數菊花黃興酣爭舉凌雲筆醉熱重浮灩海觴
明日蝶愁人亦懶未須歸去苦匆忙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
氣之在太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
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
萬物而不改其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詩有于其主人
之主皆欲其臣然則不忠于主亦人主之所不欲也蓋
人主之意若曰斯人也既忠于彼豈負于我哉苟負于

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干違武王者也武王封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其背于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為郎中者豈非以其義于羽乎徐世勣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于托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嘆息嘉其盡節異代者金石刻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于有唐之時而見褒于有宋之英主蓋忠則為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為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覆賣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有果盡忠為國不為詭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于五代博採正史旁及傳記

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録也上下千餘年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已後之為人臣者可不慕哉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嗇于年何成之難何奪之遄病胡不聞計奚以傳為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得天報應曷愆蒼蒼不仁者天茂恭之行粹然辟蒼蒼全茂恭之才煜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薛稷明乾茂恭之詩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儷美許燕不然東觀接武固遷胸中萬頃不施滴涓光欲千丈膚寸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作彖文子推子先磬水南湖日往月遷聯巒握手北陌西阡劇談月底痛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田我官閩南不我棄捐藥物上頡朋來海堧二月初吉我熟我眠忽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懷胸懷究宣我因作詩欲寄未緣宣意彌月子隔重泉欲折子棺道遠且邅憂心焭焭涕泣漣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殽既鮮嗟嗟茂恭尚歆此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集英殿修撰永嘉王公由侍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

公曰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如法是夕大雷電以雨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知公之能約束而龍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祠工甫畢有小龍似蛇見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炳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若與為禮者衆皆屬目

儼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人之諄諄喻之而不帥威而使之而不肯況從于神乎況于龍乎今公之于龍一號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証煜然公之德與龍之所以靈者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說若龍是故併記之

評詩

予嘗評論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溫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蘭相如顏平原雖死

向千載凜凜尚有生氣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
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娛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
姿自不可掩揚子雲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偃仰不顧人
知皓鶴沖天閒鷗戲海回視前日始知鳥鳶攫肉鵲鳩
爭巢蓋不啻糞壤耳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雪水
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蹈高隱然不至為俗氣所敝白樂
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忽其失也不能不
俗杜牧之如荊軻匕首子房鉄錐豪健勇決吁可畏耶

其駭人也孟東野如繫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
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紈袴亦不能不為之憫然動心
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動人耳目
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

呂浩字子陽自號雪溪永康人初以賑粟當補官淳
熙中領鄉薦會父兄為人誣搆係獄子陽投匭上書
願納所得官贖其罪書辭甚偉朝奏夕報可由是知
名子殊字愚牧第進士為江陵府教授迎子陽侍養

官舍劉光祖時作帥以遺逸薦子陽于朝所著遁思
遺稿六卷事監韻語三卷老子支離解葉正則為序
遁思其菴名光祖為記殊尤善春秋學亦嘗教授永
嘉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為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
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
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

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
之間固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尚足為致治
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
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
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
不獲宥為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
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
幸為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

不一仰叩天閽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
耶臣婺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于是臣父縱
臣之兄與臣宦學于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
業焉中間郡縣旱暵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為生也
降詔捐爵勸輸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
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
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蓋三年矣
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
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
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慝也殺人天下之至惡也非至棘
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獄告
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
兄之罪搜抉獄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
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
為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篳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
九重之尊則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

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氣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乞為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文帝之德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忠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即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末伎自鬻于場屋之間無寧冒此一官以為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志(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為國家自有定

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文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惟有先乎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恨哉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別荊州諸友

荊州三度別此別尤[illegible]蒹葭遂岸靡煙雨隔林迴去棹行且留難離觴醉還醒緬懷荊州士鵠立霜毛整競爽信何人班班紛脫穎況是清俊流魁然挈裘領相逢名教樂殊忘舊機境草木臭味同何庸強畦畛虎豹識避就寧忍覆隔弃人情不相遠頗諒心耿耿眼裡絶荊蓁風生獨何幸時恨多曠遠赧容容發面頸分袂復自茲深淵惜斷綆斷綆無續期分袂有時并但願各自珍時當動深省一簣會成山九仞猶棄井要令百鍊金青熒無留礦大哉乾坤内吾道相與永

題青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青溪為琳法師道場琳峨眉人一日思鄉水龍

女為致回足魶為證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澤國偶于僧曹暇聊欲訪禪默再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琳公岩作論期破惑只令澄潭中異影眩莫執宗源人幽窈峨眉如可及吾聞大地下出没水中日胡為二魶魚欲歸猶未得變化乘雲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竅號天寒日車急寄語龍宮君安隱藏故穴近來託恠多勿遣容易測

峨眉亭

採石山頭月正弦捉月臺邊酒滿船擾擾利名蟻慕羶如公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裡詩三千捲起高江作長箋悲哉人世隔天淵一日乘風反自然死生在我不在天欲死得死豈其寃欲罷長風大放顛蒼茫何處可拍肩

呂殊

上林樞密書大中

某聞舉事者為必順人心蘇公軾嘗言古今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人

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名蘇峻未必非而勢所不可則反為危辱是非疑似之際尤必取決于人心而況今日送首之事是非較然詎可以犯人心獨行而不顧乎向者誅竄奸魁收名舊德雖未及大有所設施而天下翕然想望至治者無他衆心之所歸則未為而人已信之矣夫未為而人信之則易為力欲為而人議之則難為功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某切為閣下惜此舉動是舉也不審閣下其以為誠然耶或心不然而貌從之耶抑嘗誦言其不可而卒不勝同列之議耶今京都之内兒童婦女舉以為非至有掩口而不願言塞耳而不願聽者人心所在相去不遠想閣下亦不知為非也豈惟閣下知其非想同列之人所謂異議者亦未必自以為是也夫彼未必自以為是而復不肯中止徘徊顧望若將力排衆議而為之者其無乃以力排衆議之罪小而重違敵情之禍大耶夫重違敵情則和議未決和議未決則邊釁未弭此固今日主議之人所為徘徊顧望者也

抑不知和好之所以可恃者在吾國有人足以大服其心不在事事而從之以求厭其無窮之欲也數日以來學校諸生詣闕投匭已嘗及此閣下亦必聞之矣今區區欲為閣下言數語而已閣下以為持三公之首以送敵庭自開闢以來有之乎無之也閣下以碩德重望為蒼生而起乃使開闢以來所未有之事書之史冊傳之後世自閣下始豈不惜哉閣下以為敵得吾三公之首其止以謝邊民而已耶其必將用是以薦宗廟也其必將用是以傳告諸國也其必將用是以改元肆赦奉上尊號也其必將用是以東封西禪刻石頌功也其君負中興之名其臣受不次之賞而吾君吾相乃含羞忍恥偷安一隅猶為國有人乎敵自得志以來八十年矣國力民心將帥士馬皆未必逮昔兩年之間技已止此吾不能少忍乃舉三公之首而亟亟授之以成其名是所謂藉寇兵而盜資糧也是所謂借樞于敵而授人以柄也其為失計不言可知衆怒難犯專欲難成今者又言

藉藉萬口一辭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為今之計誠能一紙布告遠近明言昨來以生靈為念勉從所請而内外臣庶以為未安所有已差通謝副使等姑遲未行而前所謂小使者不憚再遣彼以吾為有人未必不從猶有難者則雖往復數四未害也況敵情叵測和議難成邊備其可弛乎均之未能備何至若是之迫切哉某昨到京都首聞斯議疏遠之人未知廟堂實意徒見人言如此不無私憂故竊為閤下惜此舉動也夫人固有好議論辨捷給訕上不遜以沽直者閤下視某何如人耶閤下被召親故間不過謂閤下行取高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耳如某者正以功名事業期閤下閤下其無以位在五人之下立議不專異時或可藉口也昔元祐諸公坐棄地之議而擯公死者非二今日之事未論為國計正使為身計亦已踈矣人事變遷詎可保耶惟閤下熟籌之無以人廢言則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此書我友李小雅手鈔閣本甚為寶愛去歲張君石銘刻入叢書方知閣本之誤百出又無別本可校遂繙別書參之最後得金華文徵補百餘字惜不得見金華文統耳陸存齋宋詩紀事續編所采此誤正同非鈔手之過也甲寅四月校畢因識 江陰繆荃孫跋

敬鄉錄卷十